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華唐吳文正公全集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八

題跋

題王氏節孝傳後

余每愛東平李公之文事覈而辭達不藉難識之字難讀之句爲艱深盖庶乎可進於古之作者其序晉城王氏節孝始末旨矣人知吳爲節婦寧爲孝子者公之文也嗚呼好德之心人人所同苟可以厚人倫裨世教君子尤拳拳焉善善所以示勸惡惡所以示戒施之於政託之於言其功一也王氏一門之令德如此爲政者未能旌表以勵當時則立言者爲之紀述以勵後世曷可

以已乎抑聞令德之家有餘慶起宗節者之孫孝者之子尙思樹立以光先德哉

題廬陵公楊邳徐沛鄆保樓桑涿鹿八詩

三閭大夫旣放逐知宗國之必爲秦所有感觸憤悶而有聲盡其辭而後死讀者至今悲焉然其時邳尙無恙也若廬陵公北行之作於古今廢興存亡之際痛慨如割殆與麥秀松柏之歌齊其哀此時此情爲何如又豈三閭可同日語哉德庸得此卷於燕之館伴者讀之欲不作崩生廢書狀其能乎

題瓶城軒後記

余有守瓶防城法卽孟子養氣持志之學夫子欲無言
與無意則其寃也他日坐瓶城軒中相視默會此解

題劉中丞事蹟後

故御史中丞劉公剛正聞天下鬼神所畏也自古邪正
不相容如水火彼兇邪稔惡自知不爲正人所喜公未
深嫉彼彼已深忌公意誣搆擠陷公以至于死或謂公
之死傷勇嗚呼此鄙夫貪生惜死不顧羞耻者之言也
以耳目重臣無罪而被逮問浮雲蔽日如此豈善類可
望生全之時耶使公不死忍耻以對獄吏奚翅理色辭
命之辱假而得生亦臧獲婢妾苟免者所爲耳若公臨

絕之音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人孰不惡死不曰所惡有甚於死乎公之所以寧死而不辱也公死之明年余至金陵所聞與今霍侯所記合公嘗持憲江西有遺愛其後識公於吏部尙書出使時讀此卷拭淚而書其左

書胡氏隱几堂

胡璉噐之築一室隱几於其中噫子知南郭子綦之喪我乎不知誰是我復以何爲几彼無可隱此無庸隱我之外有几爲隱之之具几之外有室爲隱之之所我我相形將不勝其多我矣是豈今之隱几者哉無我焉用几無几焉用室然則如之何曰室之用在無有謂余不

信請質子綦

跋晦庵先生禮書

僞學之禁嚴甚而拳拳禮書弗忘彼李斯之師固曰禮者僞也

跋魚圖

荷枯冰冷萬意俱秋而圉圉洋洋從容自得如此知此樂者其誰乎

跋黃寺薄與媒氏帖

黃帖附

吾儕我輩娶婦則但願能承宗祀敬禮其上而慈撫其下家道旣昌莫大之利不然雖堆金積玉百兩盈

門何有於我哉嫁女則但願往之

此帖僅存半紙吾里寺薄黃先生之門子將成昏禮時以與媒氏程子建其言娶婦嫁女豈特一家一時事端可爲天下後世家範所言內外上下尤足見先生家道之懿黃氏子孫多賢而家方昌豈偶然哉

題楊開先講義後

爲文辭敷演經意誦之於稠人廣坐之中而使之聽謂之講義蓋自宋末始盛前無有也余未暇論其有益與否而不能不於其辭有慨焉夫子嘗云辭達而已矣夫以精深之義理而託之於辭以暢之雖甚善於言難必

其不粗淺也況遣辭而不足以達昔人精深之意則昔
之昭昭者於今而昏昏奚可哉余讀建安楊開先講篇
明白諄複無滯辭無昧意說經不得已而用法若是者
余其可無慨也夫

題詹慶瑞詩後

詹慶瑞以環中名其詩夫莊子邵子所謂環中者苟直
有會焉真有得焉則詩可無也慶瑞蓋不溺於俗學余
故爲之言

跋石鼓歌後

凡古器物古有之而後不復見者比比古未之見而後

忽有焉者徃徃可疑六一公謂石鼓可疑者三余嘗至
燕都孔廟南草莽間手撫遺迹踟躕久之今又見此刻
文裝楷甚整附昌黎東坡二詩于後余於是而深敬宗
茂之好古也宗茂多蓄古人墨蹟名畫而家無銖兩貲
處之裕如吁是豈可爲俗子道哉

題謝德和詩後

吁江謝德和以儒試吏剛廉明敏持憲者固寵嘉之其
詩如利刃健斧所向直前不識盤根錯節磊磊落落無
絲毫他他倪倪意觀此又可以知其政云

題歐陽世譜後

文忠公撰歐陽氏世譜載在文集行於天下如揭日月人所共見之子孫留穎而二百年後永豐之裔以此古本示余余何人余何人敢贊一辭哉噫歐陽受氏以來歷周秦漢晉隋唐至公譜之始大顯復有如公者出當有續譜行世歐陽氏子孫勉之授余譜者誰梅山人吉翁也

題撫州陳教授東山卷

上饒陳君隱居東山之下旣出而仕矣廣平李文郁書東山二大字以贈之官必挾以自隨是其志未嘗一日不在東山也夫伊尹之於莘呂望之於渭諸葛之於南

陽苟不遇湯文王劉元德則終其身而已偶逢其時行其道而豈有心於仕哉陳君兩食學宮之祿而閑散朴野之趣翛然猶如東山時其仕也蓋非世之徇物忘己者比處則負重望出則致大用謝安石之東山如此文郁之贈有以哉文郁僉江東憲事五年代者不至自免去耕牧大江之北其交也不苟觀其所與可知其人而不待以他事徵也

跋牧樵子花卉

人與走飛草木之屬貌像姿態萬之又萬莫可勝窮無一同者畫史乃能以筆擬之清江牧樵子寄予卉

四小幅遠視真以爲宰物所生也充齋皮公稱其傳神
之筆如化工且得相人之妙若鄭圃君子見之當亦以
醉夫生物之巧自己出而別其所生貴賤壽夭賢不肖
何如易易事爾然予嘗命畫者畫予輒閣筆命相者相
予輒緘口或強作終不似強言終不應何也物之生曲
盡其巧獨予之醜惡無物可比盖大巧所外則畫者之
手相者之目無所施其法也宜邈又安知予疇昔所遇
未有如牧樵其人者乎何時於清江之上聽牛背之笛
和谷口之歌以予言示之

跋牧樵子花木

宋代經學公是先生爲天下第一南渡後作古文艮齋先生爲天下第一下至曲藝微巧如逃禪翁之梅亦然更數十年牧樵子花木當與逃禪翁梅同價何清江才人之多與

跋牧樵子鶴鷄

往年冬在京師日以此充旅食之饅今得此十數把玩于手活動如生其悅吾目有甚於吾口者

跋黃祖德廬山行卷

左湖右江界截地脉其氣盤鬱無所復之聳拔突起而成至高大之山此廬阜所以爲江右第一其峯嶺泉石

之奇晨夕陰晴之變日光月華雲情雨態烟霏露靄譎
怪萬狀固宜爲仙聖所巢梵釋所都神靈之奧宅鬼物
之幽棲而供高人勝仕之遊者也余嘗東沿彭蠡西遡
大江舟過其下愚一遭其間以極超絕偉特之觀荏苒
二十餘年此志竟未遂也而浮山黃祖德一旦先之行
卷紀遊覽次第及唱酬題詠數十篇盖有此遐趣有此
妙筆然後能追白蘇之迹於既往不然心與境遇目與
心遇累累至前而誰與頷會誰與發揮古今遊者不一
而能若是遊者幾何人哉附記所見塵間遺蹟所聞方
外異談一一皆可喜可愕之事余雖不獲從祖德後已

若在此山中矣雖然非足履身歷終與親聞親見者迥
隔余將必遂初志先至先知者能爲之道乎祖德曰諾
敬題卷左以訂後遊之約

題四清堂散人家乘後

大德九年六月八日癸未居士易君伯壽甫卒余旣哭
而退越三月其門人醫學教諭鄧焱爲其孤濤來言濤
將以十有一月十有七日巳未塋父于長安鄉福祚里
之墓背父平生大槩有自述家乘載先世名諱辱先生
代書之卒塋月日不可不補記也濤斬焉衰絰中不能
踵門敢因內兄焱以請余惟邑之耆舊獨居士君暨制

參李進野翁俱生嘉定辛巳衣冠儀狀如商山老人閒
暇過從自樂所樂蓋雖在世而實遺世制參卒之年余
留京不及哭今及哭居士焉嗚呼耆舊盡矣居士德稱
其齒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兄好德考終命者

跋汪如松詩

汪如松詩喜淡而於花獨愛梅此趣高甚養吾李君所
摘五聯已得之集內哭碧梧哭文山哭疊山訪李養吾
四題能效老杜八哀體作四哀四篇又當照耀千古

題沛公踞洗圖

古今率謂高帝嫚誠有之觀其師子房將韓信相蕭何